

三长两短

现在是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的凌晨三点十三分。

写完前一句话时，我已经开始发现这句话无甚价值。

原因在于，写完第一句话时，我思索良久，后半句该写什么，遂发现时刻已经变化到了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感谢时间的变换，使我不至于失语。我至少是指出时间的变化，即便这是寓于时间本身的，毫无新意或者主观能动性的事件，但是指出这一事件本身将会带有，或者我能够通过指出这一事件迫使一些善良的读者觉得我带有，某些深刻的企图。

我是否其实有这样那样的企图，本身无关紧要。当我说无关紧要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认为我心之所思过于渺小琐碎，不值一提，但是我说我的企图无关紧要这一事件本身，乃至我说我认为我的心思太琐屑卑微这一事件，也可被解释出很巨大的含义。

就连我声称我将拒绝我的话语被进行精神分析这一句话本身也可以被分析。当然我并没有说出这句话，但是为了说明这句话可能有的作用的这句话，它本来应该成为更进一层次的否定，从而获得更重的权柄来抵抗分析，但它也只会沦为分析的对象，被解构、揣摩。

诚然我是指它们可以被解构和揣摩，而并不代表它们值得被这样做或者确实会被这样做。这世上值得被分析的文本正在以比负责分析的人们工作的速度更快的速度产生着，按照优先级来说，我大可以期望这片言语永远不被分析。

如果概括一下我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十三分到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二十三分写下的这些话的内容，现在已经变成二十四分了，如果写得够快，我就能在二十五分前结束这句话，免得修正必须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那就是：我在否定文本的解释权，即确保我的文本不被解释。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基本原理就是文本的独立性。文本既出，作者则死。而文本本身将成为一个供读者映射自身的空间，所谓映射自身的空间，我指读者需要将批判思维中的自己投射到文本生成的空间中，并从文本中审视自己。但是我不想我的文本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苦心竭力地阻止它这样，当然结果只是适得其反。我越发辩驳，只是使得文本越发扩张，提供更多的、如果不是更使人困惑的方向。我没法使得我的文本脱离您的诠释，就像鱼没法说自己恐水一样。

但是我在守卫自己文本的不可阐释权这一事件中感觉到喜悦，一种犯罪式的喜悦，那种某个沉迷调研德国二战罪行的德国青年学生，将枪抵到头，扣扳机时的狂喜。这个故事被冠以夏日沉沦的副标题，跟在更著名的肖申克的救赎后面。

显然我所构造的文字本身在试图，或者表现出一种尝试，来抵抗它必然会面对的将来，而且它和制造它的人也都应该很清楚，这种抵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害无益于最初的目的。恰恰相反，拒绝阐释的更明智的做法就是停止生产文本，封闭自己的内心活动。

不过我拒绝。

我要拿着最大号的喇叭，开着最高的音量，跑到每一个我能看到的人身边，把喇叭口抵住他或她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告诉他或者她我是一个哑巴。

希望您还不至于觉得生产这些文字的人已经陷入疯狂，您大可不必出此考量。须知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那个从批判的角度提醒您区分他自己和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的第一人称，以及以此类推的无数个第一人称，再加上某些自大的理性主义者认为必须存在以结束这个第一人称链条的某个第一人称，都是不同的角色。很难说明其中一个的观点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另一个的。

我本来有过更朴实的计划，它们更有温度，更使人联想到春夏，还有土地上新长出的草

木。

我要去爱一个人，给她我全部的悲伤；我要找到一场大雨中的第一颗雨滴，歌颂它的勇敢；我要去监视太阳落下，然后做黑色从地表疯长的证人，使夜就不必通过自己的泯灭来证明自己和白天一样永恒。

我想做一个怀有希望的人，怀着希望活着，希望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就算折断我的肘，我的目光再不能聚焦，前额叶永远地丧失技能，怀有希望也给予我一种高贵的体验。但是希望的麻醉效果没能永续，我怀疑是否有某个时候我忘记了给自己注入足够的剂量，而戒断症状又过于强烈地将我剥离开原来的感知，以察觉他的本质，以至于终究放弃了它本身。说是放弃是胡说，我仍旧依靠这种麻醉剂来使得心脏能够持续地暴烈下去，它引导我计划我的生活，一小时内、一年内、十年内乃至一分钟内的。

不过利用希望的力量跟深信希望本身并不存在，再利用希望的力量有所不同。希望属于活着的人，它给予活人高贵，但这给予是一种施舍。拒绝施舍的代价就是断绝生活的高贵或者高贵感、仪式感、使命感，不管您想怎么称呼他。承认生活并不高贵时，唯有一死抵抗生活的卑劣。

这一死之“唯”并不是说死亡本身很唯美梦幻，事实上即便是选择自杀来避免自己死于无法掌控的偶然因素的人，也无法确保自己死得体面。就算是很简单地试想一下拿起手边的一只笔，把它插入自己的头颅导致死亡，也是从工程角度有巨大复杂性的课题。你首先得选择插入的位置，因为头颅的大部分足够坚硬，而臂展范围内肌肉提供的加速度，除非是经受过足够好锻炼的肌肉，将很难确保从任何角度都起到破坏肌体的效果。我推荐您尝试从眼睛的角度进行，眼睛显得易碎，因为其不是口鼻般的空穴，所以带来真实的触感，并且没有保护性的骨骼从中作梗。我很好奇当笔尖刺入眼窝的时候，那个被刺入的眼睛会看到什么，说看到什么并不准确，因为彼时那只眼球已经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看的能力，但是既然其关联的视神经并没有被同时全部麻醉，它们总该能向负责感性的中枢传递一些信息，或许能超验地给出一些命题，譬如“人的眼窝和月亮的眼窝一样是绿色的”。但是这一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实在是过于繁杂，以至于死作为一个间接实现的目的失去了一种独一无二、不得侵犯的、神圣的目的性。而这神圣的目的性也不是因为死亡很神圣，而是因为您能通过死亡给生活传达一种态度，就是除了举白旗投降，我其实还很游刃有余。不信请见证，深入我右眼窝的那只钢笔，截断在我的血肉外的半根，在我化为灰烬以后的很长时间，都将代替我的右手中指，六亲不认地挺立。

为什么要活着跟怎么活着都已经超越我的掌控，但这一死本身我尚有主动权。当然我身边的很多人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很久了，不过他们还是看起来很高贵地活着。他们有的人从左眼伸出半截钢笔，有的人从胸口上。

在死亡以后，我还得把自己埋葬起来。打造自己的棺木是每个人的使命，它就和给生命赋予意义一样是人世的诉求，或者说打造棺材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我们死亡时，我们应该保持尽量清醒的理智，将那些足以证明我们的死亡是完全出于自身的意愿，而不是出于被迫和妥协的物件，庄严地陈列在身边。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用纸笔尽量工整地写下自己墓碑上需要被刻上的字迹，然后把这张纸跟右眼牢牢地钉在一起。

棺材由三块长木板，两块短木板组成，设计上，三块长木板应该分别靠在我的左手边、右手边、背面，而两块短木板应该贴着我的头顶和脚板。但这也终究是太过于高贵、充满生活气息的形式。我的左手就可以做左边的长板，右手做右边的长板，脊背做背后的长板，脚掌做脚底的短板，再拿一块钟表，就像现在这个，指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凌晨四点十八分的钟表，顶在头上做我头顶的短板。时间对于死人而言尤其重要，尤其不能让它停在我死亡的这一瞬间，需知我还得凭这一点愚弄生活一次。

面前的棺盖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能破坏我悉心弄成的右眼上笔的姿态。

躺下，为了减轻痛苦，此处的痛苦应该定义为从肉体内的神经感觉到疼痛刺激的瞬间到死亡导致它们失去功能的时间，我拿起另一支笔从右边插入脖子放血。这只插入我脖子右边的笔损害了我的发声器官，使我变成了哑巴。